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一百七十八 九

臣紀昀詳校

詳校官兵部主事臣雷純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一千六百二十六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一百七十八

禮儀部二十五 死喪 喪儀 始卒 復 殯殮 含 襲 襚 夷盤 重 銘旌 棺槨 訃告 祭奠

死喪一

原釋名云死者澌也消澌也又以死為物故言諸物皆朽故也既定死曰尸尸舒也骨節舒解不能復自勝斂也 增爾雅曰崩薨無祿卒徂落殪死也 易曰原始

反終故知死生之説　書洪範五福五曰考終命六極一曰凶短折　曲禮天王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禄庶人曰死在牀曰尸在棺曰柩死寇曰兵　原生曰父曰母曰妻死曰考曰妣曰嬪壽考曰卒短折曰不禄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婦人不死於男子之手君夫人卒於路寢大夫庶婦卒於適寢内子未命則死於下室士之妻皆死於寢　文子曰老子曰聖人同死生愚人亦同死生聖人之同死生知於分理也愚人之同

死生不知利害之所在　莊子曰人之生氣也聚則為生散則為死　增說苑子貢問孔子人死有知將無知也孔子曰吾欲言死人有知也恐孝子妨生以送死也欲言死人無知也恐不孝子孫棄親不葬也賜欲知人死有知將無知也死徐自知之猶未晚也　原物理論曰人含氣而生精盡而死猶澌也滅也譬如火焉薪盡而火滅則無光矣故滅火之餘無遺炎矣人死之後無遺魂矣　增張子西銘云存吾順事没吾寧也　程子

曰死生存亡皆知所從來胸中瑩然無疑止此理耳又曰凡物參和交感則生離散則死　五峰胡氏曰物之生死理也理者萬物之貞也生聚而可見則為有死散而不可見則為無見者物之形也物之理則未嘗有無也

死喪二

原氣散　形存上詳前論衡曰火滅光消而燭在人死精亡而形存　數盡

物故家語哀公問孔子曰人之命與性何謂乎孔子對曰分於道謂之命形於一謂之性化於陰陽象形

而發謂之生化窮數盡謂之死故命者性之始也死者生之終也有始則必有終也下詳前

朝露

隙駒 逺先朝露莊子云人生天地間如白駒過隙注白駒隙中日光

增埋玉

懐瓊 世説庾亮將葬何充會之歎曰埋玉樹著泥中使人情何能已 左傳魯公孫嬰齊夢涉洹或與已瓊瑰食之泣而為瓊瑰盈其懐從而歌之曰濟洹之水贈我以瓊瑰歸乎歸乎瓊瑰盈吾懐乎不敢占三年言之暮而卒

原就木

歸泉 左傳則就木焉劉禹錫表逼迫歸泉之路

反真

怛化 俱出莊子

宛其 詩宛其死矣

逺然

憂傷

畏惑 孔融與曹操書云若使憂能傷人此子不得永年矣 淮南子云乗舟遇風波而恐死自投水中非不貪生也畏死也惑於畏死而忘生也

逝川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

人所不免

物之

自然 范雎說秦昭王曰夫以五帝之聖三王之仁五霸之賢烏獲任鄙之力孟賁慶忌夏育之勇而死死者人之所必不免也　漢文帝遺詔曰朕聞之天下萬物之萌生靡不有死死者天下之至理物之自然奚足甚哀

為一棺土 託萬鬼鄰 淮南子曰吾生有七尺之軀死有一棺之土　陸機王侯挽歌辭曰昔居四人宅今為萬鬼鄰

璵璠斂 貝玉含 上詳斂下詳含

說驂而賻 祭服以襚 上詳賻下詳襚

死喪三

原歸室 詩百歲之後歸于其室

捐館 蘇秦傳奉陽君捐館舍

云亡 詩人之云亡邦國殄瘁

增不諱 丙吉傳君即有不諱司馬遷傳恐卒然不可諱

原短折 見前

夭昏 札瘥夭昏注未名曰昏 人終 榮啓期曰死者人之終居常而待終何不樂乎

物化 文子曰其死也物化 增夢棗 酉陽雜俎王子董善占夢有人夢棗董曰棗字重來來來呼魂之貌其人果卒 夢桑 佩觿録丁固夢井中生桑以問趙直答曰桑文四十八字君壽恐不過此果然 倚槐 廣陵王克淵夢倚槐樹而立湯元愼曰廣陵死矣槐字木旁鬼也 刈蘭 左傳鄭文公妾夢天與已蘭而生穆公後刈蘭而卒 丘首 禮狐死正丘首仁也 敗蘭 劉孝標辨命論顏回敗其叢蘭 簁豆 西京詩話宋師伐金陵城將攻或夢女子行空中以巨簁簁物落如豆著地皆成人問其故曰此當死於難復見一貴人盛冠服墮於地云此徐舍人也既寤聞鍇死圍城中後王平甫和簁字韻詩曰當時徐氏擅筆墨夜圍夢墮空中簁 原薤露 風燭 權集萬事風燭九原

草露

增舟壑 莊子藏舟於壑謂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寐者不知也

夜臺

浮生 李白浮生若夢

原大夢

生死齊 列子萬物齊生齊死齊賢齊愚齊貴齊賤十年亦死百年亦死仁聖亦死凶愚亦死生則堯舜死則腐骨生則桀紂死則腐骨腐骨一矣孰知其異

川閱水 川閱水以成川人閱世以成世

增海揚塵 麻姑傳東海行復揚塵矣

泰山頹

梁木壞 檀弓孔子早作負手曳杖消搖於門歌曰泰山其頹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

奠兩楹 孔子夢坐奠於兩楹之間寢疾七日而卒

講東堂 後漢周磐年七十三謂子曰吾夢先師東里先生與我講於東堂之奧既而長歎豈我齒之盡乎其月卒

歸休乎 王通有疾召門生薛收謂曰吾夢顏回稱孔子之命曰歸休乎殆夫子召我也寢疾七日而卒

神往

矣邵康節一日晝睡覺言曰吾夢旌旗鶴鴈自空而下導吾行亂山中吾神往矣

論大行 李適夢與人論大行數寤而曰吾壽盡此乎

書白駒 唐杜牧夢人告曰爾應名畢復書皎皎白駒字或曰過隙也俄而炊爨釜裂牧曰不祥也自為之誌悉取所為文章焚之果卒

夢黃熊 晉春秋平公疾夢黃熊窺屏左傳亦載此事而云黃熊入門

見白雞 謝安疾篤悵然謂所親曰昔吾夢乘溫輿行十六里見一白雞而止溫輿者代其位也十六里止今十六年矣白雞主酉今太歲在酉吾疾殆不起乎尋薨

玉魚符 戎幕閒談唐貞元中司勳郎中季朝歸第夢二黃衫人引至戶外中有人曰未當至須玉魚符也後朝龍尾道上見一玉魚把玩至家數日卒

甲馬聲 邵氏聞見録富公元豐六年疾病五日大星墜於公所居還政堂下空中如甲馬聲公登天光臺焚香再拜知其將終也

登鬼

録魏文帝與吳質書昔年疾疫親故罹其災觀其姓名半登鬼録

塡溝壑公孫宏傳恐先狗馬塡溝壑無以報德

玉樓成李長吉忽晝見一緋衣人駕赤虯持一版書若太古篆或霹靂古文者云當召長吉長吉了不能讀下榻叩頭言阿㜷老且病賀不願去緋衣人笑曰上帝成白玉樓立召君天上差樂不苦也少時長吉氣絶常所居窗中勃勃有煙氣聞行車嘒管之聲

文星墜明永樂時周新按察浙江擒錦衣擾民者置於獄上怒收新斬之是夕太史奏文星墜

原大命殞墜左傳楚伐吳及桐汭陳侯使公孫貞子弔焉及良而卒將以尸入吳子使太宰嚭勞且辭上介芋尹蓋對曰無祿使人逢天之慼大命殞墜

形體獨陳白虎通屍之爲言陳也失氣亡神形體獨存

增

顔子早死顔子年二十九而白髮三十二而早死

曾子正斃檀弓曾子寢疾樂正

子春坐於牀下曾元曾申坐於足童子隅坐而執燭童子曰華而睆大夫之簀與子春曰止曾子聞之瞿然曰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簀曾元曰夫子之病革矣不可以變幸而至於旦請敬易之曾子曰爾之愛我不如彼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沒

歲辰之讖 續漢書鄭康成夢孔子告之曰起起今年歲在辰明年歲在巳既寤以讖合之知命將終也有頃寢疾而卒讖云歲在龍蛇賢人嗟

月酉之應 譙周傳晉文王為魏相國下書辟周周至漢中因疾不進巴郡文立見周周書板示立曰典午忽兮月酉沒兮典午謂司馬月酉謂八月

月犯少微 晉書月犯少微占者曰隱士當之時戴逵有美才人以為憂俄而謝數卒

星見豫分 祖逖傳初有妖星見於豫州之分逖見星曰為我矣方平河北而天欲殺我乎乃天不佑

國也餓卒

月蝕東壁 鄴侯傳開元中燕公為左丞相集賢學士將薨而月蝕東壁

星流營中 蜀志諸葛亮據五丈原與司馬宣王相持百餘日有星赤而芒角自北而南流於亮營三投再還往大還小餓而亮卒

星殞寢室 令狐楚卒之夕有大星殞於寢室之上其光燭庭

鵩止坐隅 賈誼傳誼為長沙王傅有鵩飛入誼舍乃為賦以自廣曰單閼之歲四月孟夏庚子日斜鵩鳥來集于舍止于坐隅貌甚閑暇

雷電晦暝 言行録劉元城器之死時忽大風飛瓦驟雨如注雷電晝晦於公正寢人皆駭懼而走及雨止辨色公已終矣聞者咸異焉

溪流泛漲 朱子以建炎庚戌生以慶元庚申三月辛於考亭所居之正寢是歲春於故宅之前其山絕頂有數年合抱之木勢干雲霄一旦忽為巨風所拔夏六月溪流大漲素所未有宅前之岸為洪濤捲去數百尺

武擔石

拆　本傳蜀武擔石拆文翁曰西州石拆智士當死乃會子孫設酒食後三日卒

太液池涸　丘處機自號長春居士元太祖乙酉歲六月浴於東溪越二日天大雷雨太液池岸北水入東湖聲聞數里魚鼈盡去池遂涸而北口高岸亦崩處機歎曰山其摧乎池其涸乎吾將與之俱乎遂卒年八十

雷鳴炊釜　古今五行紀宋儒景直家在廣州炊釜中有聲如雷家人走視甑上花生漸長似蓮花而赤色俄頃萎景直旬日卒

風起竈突　後漢方技李南女傳父風角術為人妻晨詣爨室卒有暴風婦便求歸辭二親姑不許乃詭曰家世傳術疾風卒起先吹竈突及井此禍為主爨者妾將亡之應如期而卒

節度饋羊　宣室志李德裕南行名一僧問休咎僧曰當還相公平生當食萬羊今食九千六百矣所以當還積旬日振武軍節度使饋羊四百公大驚召僧告其事僧曰萬羊已滿公不還乎公曰吾不食之亦可

免否曰半至此已為相公所有後連貶崖州竟没不還

刺史具鱠

邢和璞居高頹間有頹書三篇房琯問邢終身之事邢言降䰟之庭非館非寺病起於魚餐而休於龜茲板其後房公舍閬州紫極宮見有治龜茲板者始憶邢之言有頃刺史具鱠邀房房悟具以板事白於刺史其夕果病鱠卒

謗傳氷稼

青箱雜記唐天寶中謗曰冬凌樹稼達官怕其年氷稼而寧王卒　熙寧三年草木皆稼衆謂大臣當之未數日韓琦卒

詩定破瓜

談苑呂仙翁有詩與張洎言將作鼎鼒其句云功成當在破瓜年俗以破瓜為二八字洎年六十六而卒乃悟

水窮天盡

古今詩話李績長源一日忽有人在牀下誦詩曰行到水窮處未知天盡時績斥曰誤矣豈非坐看雲起時耶答曰此雲安能起茲必死期故來相別數日而卒

雲穿雪壓

摭遺廖融作詩曰雲穿擣藥屋雪壓釣魚舟自解曰屋破雲穿其中

無人也船為雪壓無用也後六十日而卒

醉卧花間 翰苑名談何正中初及第聞郭從周精卜求占從周贈一詩曰三字來時月正圓一麾從此出秦關錢塘春色濃如酒貪醉花間卧不還公後八月十五改知制誥出秦州又改知杭州卒

醉卧藤陰 冷齋詩話秦少游在處州夢中作好事近詞云山路雨添花花動一山春色行到小溪深處有黃鸝千百飛雲當面化龍蛇夭矯挂空碧醉卧古藤陰下杳不知南北後南遷久之北歸適留於藤州光化亭方醉起以玉盂汲泉笑視而卒

歷日無多 貢父詩話呂洞賓與黃覺大錢六文次十文又小錢三文曰數不可過也覺至七十餘作詩有牀頭歷日無多字屈指明年七十三之句果以是歲終

春風獨步 蓋時敏字志學金末兵亂人多逃竄時敏生纔踰月父母挈之以逃啼不止棄於草中兵退十九日將尋瘞之見其神色明潤木葉覆庇其身有兎乳馬年老

如童一日無病集親朋攝衣冠危坐取筆書偈曰七十五年人間住强認臨清是故鄉來亦不知何處來去亦不知何處去回首之時無一事但有三尺西村墓子孫必欲問行蹤萬里春風獨自步書畢端坐而逝

原嫁娶不見　魏志管輅字公明自歎曰天與我才不與我壽恐四十七八間不見女嫁男娶婦也卒時果四十八歲

增太平不與　竇儼嘗謂盧多遜楊徽曰丁卯歲五星聚奎自此天下太平矣二拾遺見之儼不與也已而年四十二果卒

原時有短長　左傳左右謂邾文公曰命可長也君何不為邾子曰命之短長時也

壽非金石　死喪之戚　詩兄弟孔懷

修短之命　文選生有修短之命

死生契闊　詩

增壽夭須臾　出莊子

原出生入死　老子出生入死之徒十有三

畏死忘生　詳前

夜舟難守　朝露易稀　死生有命　修短無期　增生寄死歸　存順没寧　白駒易往　素蓋俄歸　東流逝矣　北首長辭　魂遊北斗　水閲東川　遽委魄於松門　奄歸魂於蒿里　去白日之昭昭　襲長夜之悠悠　彷徨乎塵埃之外　逍遥乎無為之表　長沙空庚日之災　北海奄巳年之夢　庚子戒日止鵩生憂　辰巳臨年巢鵀起歎　洪波振海終不到於蓬瀛　流電促人詎有固於金石

死喪四

原詩後漢阮瑀七哀詩曰丁年難再遇富貴不重來良時忽一過身體為土灰冥冥九泉室漫漫長夜臺身盡氣力索精魂靡所能嘉肴設不御旨酒盈觴杯　晉張載七哀詩曰北邙何壘壘高陵有四五借問誰家墳皆云漢代主恭文遙相望原陵鬱膴膴季葉喪亂起盜賊如豺虎毀壤過一抔便房啓幽戶珠匣離玉體珍寶見剽虜　宋吳邁遠臨終詩曰傷歌入松路斗酒望青山

誰非一丘土參差前後間　劉元濟見道邊死人詩曰
淒涼徒見日冥寞誰知年䰟兮不可問應為直如弦
原賦漢張衡髑髏賦曰死為休息生為役勞冬水之凝
何如春氷之消榮位在身不以輕於鴻毛巢許所恥伯
成所逃況我已化與道逍遥離朱不能見子野不能聽
堯舜不能賞桀紂不能刑虎豹不能害劒戟不能傷以
陰陽同其流以元氣合其朴以造化為父母以天地為
牀褥以雷電為鼓扇以日月為燈燭以雲漢為川池以

星辰為珠玉合體自然無情無欲澄之不清混之不濁不行而至不疾而逐　宋鮑昭傷逝賦曰晨登南山望彼中阿露團秋槿風卷寒蘿淒淒傷心悲如之何盡若窮煙離若斷弦如影滅地猶星霣天棄華室於明世閉金扃於下泉永山河以自畢眇千齡而弗旋思一言於向時邈眾代於古年

喪儀

增周禮天官掌次凡喪王則張帟三重諸侯再重孤卿

大夫不重　地官鄉師大喪用役則帥其民而至遂治之及葬執纛以與匠師御匶而治役及窆執斧以涖匠師　遂人大喪帥六遂之役而致之掌其政令及葬帥而屬六綍及窆陳役　遂師大喪使帥其屬以幄帟先道野役及窆抱磨共其丘籠及蜃車之役　春官大宗伯以喪禮哀死亡朝覲會同則為上相大喪亦如之小宗伯王崩大肆以秬鬯渳及執事涖大斂小斂帥異族而佐縣衰冠之式於路門之外及執事眡葬獻器遂

哭之卜葬兆甫竁亦如之　鬱人大喪之淵共其肆器及葬共其祼器遂貍之　鬯人大喪之大淵設斗共其釁鬯　天府凡國之玉鎮大寶器藏焉若有大喪則出陳之既事藏之祖廟之中沃盥設燭　典瑞大喪共飯玉含玉贈玉　大司樂諸侯薨令去樂大臣死令弛縣大喪涖廞樂器及葬藏樂器亦如之　典庸器大喪廞筍簴　司干大喪廞舞器及葬奉而藏之　太卜凡喪事命龜　太史大喪執灋以涖勸防遣之日讀誄凡喪

事考焉小喪賜謚　挈壺氏凡喪懸壺以代哭者　司士大喪作士掌事作六軍之士執披　虎賁氏國有大故則守王門大喪亦如之及葬從遣車而哭　方相氏掌蒙熊皮黃金四目元衣朱裳執戈揚盾大喪先匶及墓入壙以戈擊四隅毆方良　太僕大喪始崩戒鼓傳達於四方窆亦如之　御僕大喪持翣　司兵大喪廞五兵　士師諸侯為賓則帥其屬而蹕於王宮大喪亦如之　鄉士大喪帥其屬夾道而蹕　遂士六卿若有

邦事則為之前驅而辟其喪亦如之　縣士若大夫有邦事則為之前驅而辟其喪亦如之　司隸喪紀之事則役其煩辱之事　小行人若國札喪則令賻補之喪大記曰疾病外内皆埽君大夫徹縣士去琴瑟寢東首於北牖下廢牀徹褻衣加新衣體一人男女改服屬纊以俟絶氣唯哭先復復而後行死事飾棺君龍帷三池振容黼荒火三列黼三列素錦褚加偽荒纁紐六齊五采五貝黼翣二黻翣二畫翣二皆戴圭魚躍拂池君

纁戴六纁披六大夫畫帷二池不振容畫荒火三列黻三列素錦褚纁紐二元紐二齊三采三貝黻翣二畫翣二皆戴綏魚躍拂池大夫戴前纁後玄披亦如之士布帷布荒一池揄絞纁紐二緇紐二齊三采一貝畫翣二皆戴綏士戴前纁後緇二披用纁君葬用輴四綍二碑御棺用羽葆大夫葬用輴二綍二碑御棺用茅士葬用國車二綍無碑比出宮御棺用功布凡封用綍去碑負引　漢舊制高皇帝含以珠纏以緹繒十二重以玉為

襦如鎧狀縫之以黃金為縷腰以下玉為札長廣二寸半為柙下至足亦縫以黃金為縷請諸衣衾斂之　東漢制是日后詔三公典喪百官皆衣白幘不冠閉城門宮中近臣中黃門持兵虎賁羽林郎中署皆嚴宿衛是夜下竹使符小斂如禮園匠考工令奏東園祕器表裏洞赤虡文畫日月鳥龜龍虎連壁偃月如故事大斂於兩楹之間　家禮曰喪禮於五禮屬凶禮又曰初終遷居正寢戒內外楔齒舉哀復易服被髮徒跣不食立喪

主主婦主賓相禮祝贊司書司貨治棺訃告於親戚僚友置靈座設䰟帛立銘旌襲設幃及牀乃沐浴設襲奠主人以下為位而哭盡哀乃飯含加幅巾充耳覆以衾執友親厚之人至是入哭死之明日小斂設牀布絞主人主婦憑尸擗踊袒衣括髮設奠主人以下哭盡哀乃代哭不絕聲死之三日大斂布絞於棺中舉屍納棺中主人以下憑哭盡哀加蓋下釘覆柩以衣舉升堂中少西設靈牀於坐東設主人以下各歸喪次止代哭者成

服五服之人各服其服入就位各舉哀相弔三月而葬前期擇地之可葬者告啓期擇日開塋域穿壙刻誌石造明器大轝翣功布方相作神主告遷柩奉柩朝於祖遂遷於廳事乃代哭日晡設祖奠厥明設遣奠遷柩就轝發引乃窆墳高五尺立石碣於其前下誌石反哭虞祭卒哭明日祔期而小祥再期而大祥中月而禫

始卒

原屬纊注見前　易簀注見前　增撤宮懸曲禮大夫無故不撤懸

去琴瑟士去琴瑟原浴衣拭尸喪大記抯用浴衣注抯言震拭也用生時浴衣拭屍肉令燥也用巾拭髮又云抯用巾注抯晞也清也用巾拭髮及面也楔齒用角柶又云將含使小臣以柶柱張齒令開綴足用燕几又云綴猶拘也不令其辟戾也

復

原設階喪大記云復有林麓則虞人設階無林麓則狄人設階階所乘以升屋者狄人樂吏之賤者升屋檀弓云復盡愛之道有禱祠之心焉北面求諸幽之義也升屋而號曰皐某復招魂又云邾婁復之以矢蓋自戰於升陘始也注死傷者多無衣以招魂鄭注云復謂招魂且分禱五祀庶幾其精氣之返求生喪大記復衣不以衣尸不以斂疏云復自求生若用復衣而襲斂是用生施死於義

為反

稱名稱字　又云男子稱名女子稱字

公館私館　又云其為賓則公館復私館不復注不復謂主人惡之也

四郊建綏　周禮云以乘車建綏復於四郊注云此天子之禮也綏謂旌旗之旌也

三號投衣　喪大記云復者朝服大夫以元赬世婦以襢衣士爵弁士妻以税衣皆升自東榮中屋履危北面三號卷衣投於前

復以乘車　雜記云諸侯行而死於館則其復如於其國如於道則升其乘車之左轂以其綏復大夫士死於道則升其乘車之左轂以其綏復如於館則其復如於家

復以褎衣　又云復諸侯以褎衣鄭注云復招魂復魂也褎衣亦始命為諸侯及朝覲見加賜之衣也褎猶進也

復於太祖　周禮夏采職掌大喪以冕服復於太祖鄭注云夏采天子之官故以冕服復於太祖天子之禮也太祖始祖廟也

復於小寢　檀弓

魂離

而筮宋玉招魂序曰帝謂巫咸有人在下我欲輔之魂氣離散汝筮與之死多以矢詳前

增收魂　復體禮記外傳曰人之精氣曰魂形體謂之魄合陰陽二氣而生也形勞則神逝死則難復生也孝子之心不能忍也故升屋而招其魂神也神智無涯也鬼者復於土也氣絕而收其魂使反復於體　捉塵登屋齊書曰張融建武四年病卒遺令白旐無旒不設祭令人捉塵尾登屋復魂曰吾生平所善自當凌雲一笑　神帛招魂文獻通考宋紹興三十一年禮部侍郎金安節言檢會典故切詳神帛之制雖不經見然考之於古蓋復之遺意也古之復者以衣今用神帛招魂其意蓋本於此

寢於中霤固當復彼東榮　適在他邦自必升其左轂　死實生哀没西山於九夜　招之將反望北面

而三號　在館在家匪無名數　公侯卿士實有彝倫小君則褕翟素紗諸侯乃袞衣冕服俱文苑英華復以冕服判不祿公館須申臯某之儀屬纊私家即罷求幽之義

殯殮

原衣尸復衣不以衣尸　附身檀弓云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注附於身謂衣衾棺槨　書日魯卿大夫卒公不與小斂則不書日注不書卒日所以紀恩厚薄　徹帷檀弓尸未設飾故帷堂小斂而徹帷　望從又云既殯望望如有從而弗及　恥具又云喪具君子恥具一日二日而可為者君子不為也　增陳衣儀禮厥明陳衣於房　設

帽又云設帽以掩形　更殮後漢書戴封年十五詣大學時同學石敬平病卒封養視殯殮送歸其家人更殮見敬平生時書物皆在棺中大異之　改殯續漢書曰和帝追謚太后父梁竦改殯之

原殯於客位坊記云喪禮每加以遠小斂於戶內大殮於阼殯於客位所以示遠也

斂以時服虞殯大夫三日而殯諸侯五日而殯斂以時服吳志張昭遺令斂以時服

東階西階檀弓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則猶在阼也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則猶賓之也

以簟以席詳前　五父之衢檀弓孔子少孤不知其墓殯於五父之衢人之見之者皆以為葬也其慎也蓋殯也注葬引與殯引異

兩楹之間又云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則與賓主夾之也

敬姜始帷又云帷殯非古也自敬姜之哭穆伯始也　季文無備季文子卒大夫

入斂公在位宰庀家器為葬備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注公在位位阼階西享禮曰公適其臣升自阼階不敢有其室無藏金玉無重器備

掘肂見衽 儀禮士喪禮云掘肂見衽鄭注云肂埋棺之坎也掘之於西階上衽小要也

贈寶示姦 家語曰季平子卒將以君之璵璠斂贈以珠玉孔子聞之曰送死以寶玉是猶暴屍於中原示人以姦利之端

熬 喪大記熬君四種八筐大夫三種六筐士二種四筐加魚腊注熬者煎穀也將塗設於棺旁所以惑蚍蜉不至棺也士喪禮熬黍稷各二筐大夫加粱君加稻也

塗 又云君殯用輴攢置於上畢塗屋大夫殯以幬攢置於西序塗不暨於棺士殯見衽塗上帷之注攢聚也屋殯上覆如屋者幬覆也暨及也大夫之殯置棺西牆下就牆攢其三面塗之不及棺者言攢中狹小裁取容棺

後斂俟生 問喪云或問曰死三日而後斂者何也曰孝子親死悲哀志懣故匍

匐而哭之三日而後斂者俟其生也三日而不生亦不生矣

增追殯稍遠 釋名曰殯賓也賓遇之言稍遠

侯以袞斂 左傳許穆公卒於師葬之以侯禮也凡諸侯薨於朝會加一等死王事加二等

殤以棺斂 曾子問曰下殤土周葬於園遂輿機而往塗邇故也今墓遠則其葬也如之何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史佚有子而死下殤也墓遠召公謂之曰何不以棺斂於宮中史佚曰吾敢哉召公言於周公周公曰豈不可史佚行之

絞紟衾冒 禮記外傳曰絞者交束之名也紟者堅急之稱也衾者單被也冒者小斂衣故設帽以掩形也

緇冒赬殺 士之斂服

斂衾夷衾 儀禮死於適室幠用斂衾注大斂聽用之衾也奉尸於室幠用夷衾注覆一柩之衾也

原大斂絞紟 問喪云大斂布絞縮者三橫者五也

含

原進玉禮邾婁考公之喪徐君使容居來弔唅曰寡君使容居坐唅進侯玉有司曰諸侯之來辱敝邑者易則易于則于易于雜者未之有也注易臣禮也于君禮也雜者容居人臣而行君禮也

委璧禮雜記云唅者執璧曰寡君使某含子拜稽顙含者坐委於殯東南

口實春秋說題辭曰口實曰唅象生時食也天子以珠諸侯以玉大夫以璧士以貝

瞑受左傳荀偃卒而視不可唅范宣子撫之乃瞑受唅

用米貝禮飯用米貝弗忍虛也

共飯熬含人共飯米熬穀

行具含玉左傳齊吳戰於艾陵陳子行命其徒具唅玉注示將死也

死何含珠莊子儒以詩禮發冢大儒曰東方作矣事之何若小儒曰未解裠襦口中有珠詩曰青青之麥生於陵陂生不布施死何

含珠為接其鬚壓其顪儒以金椎控其頤徐別其頰無傷口中珠

榮叔歸唅 左傳王使榮叔來歸唅且賵

諸侯請唅 諸侯伐秦曹宣公卒於會諸侯請唅使之襲注襲非也賤者事也

賵早唅晚 賵以早唅以晚

使弔次唅 記諸侯使人弔其次唅襚贈臨皆同日其次如此也注五者同時而相次也

增唅以疏米 家語孔子卒唅以疏米

含珠鱗施 呂氏春秋曰含珠鱗施今葬皆用之注云含珠口實鱗施施玉匣於死者之體如魚鱗

襚

原泰歸襚 左傳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

荊彊襚 記云襄公朝於荊康王卒荊人曰必請襲魯人曰非禮也荊人彊之巫先拂柩荊人悔之注傳曰楚人使公親襚襚亦襲也使臣當親襚楚單襄公

同於使臣也巫祝以桃茢先拂殯君臨臣喪之禮

親襚柳莊 檀弓衛有太史曰柳莊寢疾公曰若疾革雖當祭必告公再拜稽首請於尸曰有臣柳莊也者非寡人之臣社稷之臣也聞之死請往不釋服而往遂以襚之鄭注曰脫君祭服以襚臣親賢也

委衣殯東 禮雜記曰襚者曰寡君使某襚執冕服左執領右執要入升堂致命委衣於殯東

致衣賈人 禮少儀曰臣致襚於君則曰致廢衣於賈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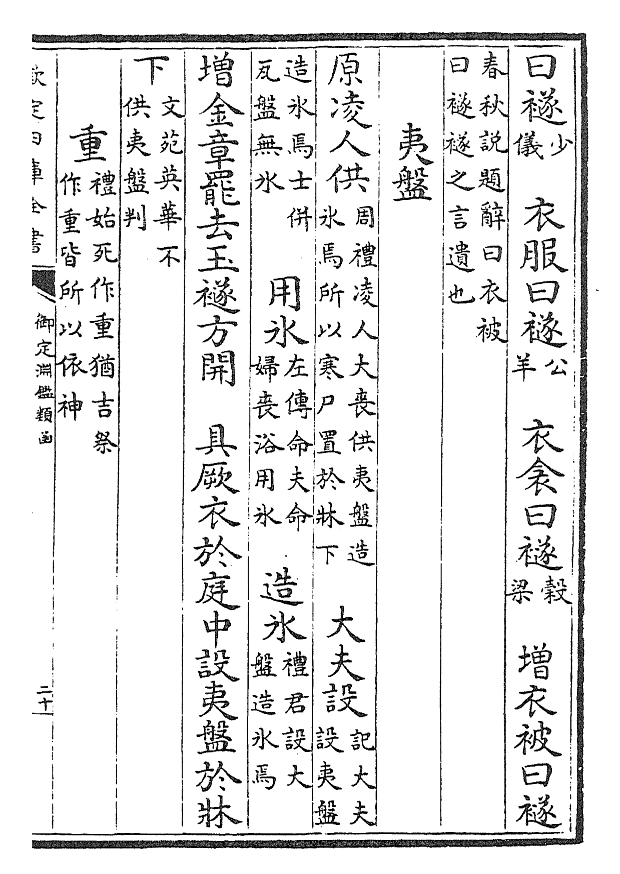
增君使人襚 儀禮士喪禮君使人襚徹帷主人如初襚者入升致命主人拜如初襚者入衣尸出主人拜送如初

原諸侯相襚 雜記云諸侯相襚以後路與冕服先路與褒衣不以襚注不以已之正施於人也

請襲於牀 檀弓司士賁請襲於牀子游曰諾縣子曰汰哉叔氏專以禮許人注當言禮不當言諾汰者自矜汰也

先襲拂柩 詳前

敵者



曰襚少儀 衣服曰襚公羊 衣衾曰襚穀梁 增衣被曰襚春秋說題辭曰衣被曰襚襚之言遺也

夷盤

原凌人供周禮凌人大喪供夷盤造冰馬所以寒尸置於牀下 大夫設記大夫設夷盤造冰馬士併瓦盤無冰 用冰左傳命夫命婦喪浴用冰 造冰禮君設大盤造冰馬 增金章罷去玉襚方開 具厥衣於庭中設夷盤於牀下文苑英華不供夷盤判

重

禮始死作重猶吉祭作重皆所以依神

原鑿木 儀禮士喪禮重木刊鑿之甸人置中庭三分庭一在南注木懸物曰重士重木長三尺

冪布 又云冪用疏布祝取銘置於重

綴重 檀弓曰重主道也殷主綴重焉注作主以綴其重懸諸廟去顯考乃埋之

徹重 又云周主重徹焉注周人作主徹重埋之

既虞埋 重既虞而埋之注就所倚處埋之禮

為喪設 晉韋宏問曰父在母喪於父大門之外別立凶門便為父子一家有二門蔡謨荅曰禮以瓦器盛始死之祭繫木裹之以葦席置庭中近南名為重門是其象也禮既虞作主未有主以重當主本為喪設非以表門恐不為尊卑壓降也禮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今卑私之喪皆別開門亦不知今人如此者皆有凶門否

增設重於庭

懸重於廟

埋重於堦

未葬代主

將葬隨柩 禮記外傳曰重者未葬之前以代主也猶以生

事之未忍作木主設重於庭懸瓦鬲以養病之米淅之為沐因煑之為粥實之重用葦席蓋之始死之奠用粥未用黍稷故也殷人作主之後聯其重懸之於廟梁去高祖之廟親盡則埋之周人將葬重隨柩而朝於廟之外葬而埋之於階間而後作主也

東漢以木為重 東漢皇帝葬儀以木為重高九尺廣容人

宋制瘞於黄堂 宋制立重大斂成服日同立擇吉時立於靈駕前俟將來發引日捧擎至攢宮其揜攢日埋瘞於黄堂隧道徽宗之喪太常少卿樓照言故事成服日立重今來與故事不同乞自聞喪次日立重命太史局就日内擇時立重

既虞而作瘞重之制自分

有附於始為主之儀寧惑 文苑英華

銘旌

原明旌 記曰銘明旌也以死者為不可別也故以旌識之注神明之旌也

丹旐 漢禮儀志禮登遐大旂之制長三仞十有二斿曳地晝日月昇龍晝丹旐曰天子之柩

為銘 儀禮士喪禮為銘各以其物士則用緇長半幅赬末長終幅廣三寸書銘於末曰某氏某之柩

置銘 周禮少宰置銘

增供銘旌 **建車旌** 周禮春官司常大喪供銘旌建廞車之旌

神明之旌 檀弓銘神明之旌注書名於旌

下殤有旐 禮論曰問下殤有旐否徐邈荅曰旐以題柩耳無不有旐

不為晝飾 賀循葬禮云杠今之旐也古者以緇布為之今以絳繒題姓字而已不為晝飾也

議書銘旌 晉書曰魏明悼后崩議書銘旌或欲去姓而書魏或欲兩書安平王孚以為經典正義皆不應書凡帝王皆因本國之名以為天子之號而與往代相別耳非為擇美名以自光也天

稱皇天則帝稱皇帝地稱后土則后稱皇后此乃所以同天地之大號統無二之尊名不待稱國號以自表不俟稱世族以自彰

粉書空換 杜牧之詩云黃壤不霑新雨露粉書空換舊銘旌

丹旐堪傷 趙微之詩云寒日蒿土明淒淒郭東路素車誰家子丹旐引將去人間痛傷別此是長別去

銘旌濕雨 杜詩哭李尚書江雨銘旌濕

箕尾歸天 宋趙鼎自題其銘旌云身騎箕尾歸天上氣作山河壯本朝

棺槨一

原聖人易 周易云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過

夫子制 檀弓云有子曰夫子制於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槨以斯知不欲速朽也

土陶 又云有虞氏瓦棺鄭注曰始不用薪也有虞氏土陶又帝王世紀云有苗氏叛虞舜南征崩於鳴條殯用瓦棺

火熟 又云夏后氏堲周鄭注曰火熟曰堲燒土冶以周於棺也

朱器 東觀漢記云梁商薨賜東園轜車朱壽器銀鏤黃玉匣衾商病篤勑子冀等曰吾以不德享受多福生無以輔益朝廷死必耗費帑藏衣衾飯唅玉匣珠貝之屬何益朽骨百僚勞擾紛華道路祇增塵垢雖云禮制亦有權時方今邊境不寧盜賊未息豈宜重為國損氣絶之後載至冢舍即時殯殮殮以時服皆以故衣無更裁制殯已開冢冢開即葬祭食如前無用三牲孝子善述父志不宜違我言也

朱棺 又云耿秉薨賜朱棺玉衣

畫棺 謝承後漢書曰和帝追封謚皇太后父梁松為褒親愍侯改殯賜東園畫棺玉匣衣衾

玉棺 風俗通云葉縣令王喬天下一玉棺於廳事前令臣吏試入不動搖喬曰天帝獨欲召我沐浴服飾寢其

中蓋使立覆之宿葬於城東土自成墳其夕縣中牛皆流汗吐舌人無知之者

增瓦棺 詳土陶注

原石棺 荊州記云臨湘水中有石牀牀上有二石棺色綠如銅鏡莫能詳也 史記飛廉為紂使北方還無所報為壇霍太山而報得石棺銘曰天令處父與發亂賜汝石棺死遂葬霍太山

大禹三寸 帝王世紀云禹衣衾三領桐棺三寸

孔子四寸 家語云孔子之喪公西赤掌殯葬焉桐棺四寸柏槨五寸

溫明祕器 晉公卿禮秩云安平王孚薨給東園溫明祕器棊晉書安平獻王孚傳云泰始八年薨時年九十三帝於太極東堂舉哀三日詔曰王勳德超世尊寵無二期頤在位朕之所倚奄忽殂隕哀慕感切其以東園溫明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緋練百匹綃布各五百匹穀千斛錢百萬以供喪事

東園祕器 又云諸侯及從公薨者賜東園祕器

賣馬買棺 謝承後漢書云

徐栩為長沙郡守亡遺言不受贈有一匹私馬賣以買棺

雜木為棺

續漢書曰楊震數切諫為樊豐等所譖遣歸本郡震行至城西夕陽亭乃慷慨謂其諸子門人曰身死之日以雜木為棺布衣單被裁足蓋形勿歸冢次

柏棺桑欀

洛陽伽藍記云崔涵年十五而死冢為人所發復蘇活見里人買棺具謂曰作柏木棺勿以桑木為欀人問其故涵曰吾在地下見人發鬼兵有一鬼訴稱是柏棺應免主兵吏曰爾雖柏棺桑木為欀遂不免京師聞此柏木踴貴

桐棺葛緘

墨子云禹東教乎九夷道死葬會稽之山衣衾三領桐棺三寸葛以緘之絞之不合道之不埳土地之深下毋及泉上毋通臭既葬收餘壤其上壟若參耕之畝取止矣若以此觀之則厚葬久喪果非聖王之道

宋文有翰檜

左傳云宋文公葬棺有翰檜杜預注云檜上飾翰旁飾皆僭王者禮也

董賢有珠璧

漢書董賢傳云

有司奏董賢自殺伏辜死後父恭不悔過乃復以硃砂畫棺四時之色左蒼龍右白虎上著金銀日月玉衣珠璧

鯉也有棺無槨 論語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為之槨子曰鯉也死有棺而無槨

張湯有棺無槨 漢書張湯傳云湯有罪自殺湯死家產直不過五百金皆所得奉賜無它贏昆弟諸子欲厚葬湯湯母曰湯為天子大臣被惡言而死何厚葬為載以牛車有棺而無槨上聞之曰非此母不生此子也

增夫餘有槨無棺 魏志　**高麗有槨無棺** 魏畧

棺槨二

原牆翣 檀弓周人牆置翣注牆槨衣也　**櫝櫏** 說文曰櫝小棺又曰櫏　**屬椑** 喪大記君大棺八寸屬六寸椑四寸上大夫大棺八寸屬六寸下大夫大棺六寸屬四寸士棺六寸庶人四寸注屬

椑小棺也大夫無椑士無屬以等尊卑也

楄柎　左傳宋公將死曰唯楄柎所以藉幹者注楄柎棺中苓牀幹髑髏也

曰柩　白虎通曰在牀曰尸在棺曰柩柩究也不復變也

曰櫬　說文曰棺闗也可以掩尸又曰櫬

須材　書曰伯相命士須材注成王崩時也須材以終為棺椁

致木　禮虞人致百祀之木可以為棺椁者斬之

周衣　國子高曰衣足以飾身棺周於衣椁周於棺

容甒　喪大記云棺椁之間君侯容柷大夫容壺士容甒注因其藏物以尊卑之節

八寸　詳前屬椑下

四阿　宋文公卒始厚葬椁有四阿注四柱椁也

裏棺　喪大記君裏棺用朱綠雜金鐕大夫裏棺用玄綠牛骨鐕士不綠君蓋用漆三衽三束大夫蓋用漆二衽二束士蓋不用漆二衽二束鐕子南反

沐椁　檀弓孔子故人原壤其母死夫子助之沐椁

飾棺　左傳飾棺置諸

堂阜諸侯龍輴象荒火三列黻大夫畫荒火注畫雲氣覆之

去槨 魏舒田于大陸焚馬還卒范獻子去其柏槨以其未復命而田也注貶之也魏獻子城成周未歸而田

斲棺 斲子家之棺注貶之斲薄其棺不使從卿禮也

石槨 檀弓昔者夫子居宋見桓司馬自為石槨三年不成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 增史記曰始皇葬驪山發北山石為槨

松槨 喪大記云君侯松槨大夫柏槨士雜木槨

增不槨 周禮地官閭師曰凡庶民不樹者不槨

無櫬 左傳定姒薨不殯於廟無櫬不虞匠慶謂季文子曰子為君之喪不成不終君也君長誰任其咎

革棺 **杝棺** **梓棺** **椑棺** **屬棺** 檀弓曰天子之棺四重諸公三重諸侯再重大夫一重士不重水兕革棺被之其厚三寸杝棺一梓棺二四者皆周棺束縮二衡三衽每束一柏槨以端長六尺

銅椰 閭闔銅椰三重

椑車 唐書曰明皇自東都幸太原至太行坂路隘逢椑車問左右曰車中何物左右奏曰禮天子出則載椑車以從先王之制也上曰焉用此命焚之無椑自此始也

素棺 吳志張昭遺令素棺　諸葛瑾遺令素棺　晉書司馬孚遺令素棺

小棺 晉書夏侯湛將没隨命小棺薄斂不修封樹論者謂湛雖生不砥礪名節死則儉約令終是深達存亡之理也　陸機大墓賦曰覩洪櫝而為槽槽小棺也

松棺 後魏書曰崔光韶誡子孫曰吾兄弟自幼及老衣服飲食未曾一日不同至於兒女冠婚榮利之事未嘗不先以推弟弟頃橫禍權作松棺亦可為吾作松棺使吾見之

漆棺 異苑曰海陵如皋縣東城村邊海岸崩壞一古墓有方頭漆棺以朱題其上云百七年墮水元嘉二十載三月墜於懸巘

市棺 東觀漢記曰郭鳳善占應病先自知死日預令弟子市棺斂具

蓄棺 南史

曰宋光禄大夫劉鎮之年三十許病篤已辦凶具既而疾愈因蓄棺以為壽九十餘乃亡此器方用也

發棺

神仙傳曰介象為吳主所徵象言病帝使左右以美梨一奩賜象須臾象死帝殯而埋之以日中時死日晡時到建業以所賜梨付守苑吏後吏以狀聞即發象棺棺中無所有有奏符

開棺

梁書曰衡陽宣王子簡位郢州刺史卒於官喪將引柩有聲議者欲開視王妃柳氏曰晉文已有前例不聞開棺無益亡者之生徒增生者之痛遂止

浮棺

搜神記曰靈帝光和元年遼水中有浮棺人破斫之棺中人語曰我伯夷之弟孤竹君也海水壞我棺槨是以漂流汝斫我何為乃不敢破因為立祠

流棺

三十國春秋曰晉黃門郎殷仲堪游於江濱見流棺於水乃葬焉旬日之間門前之溝忽起為岸其夕有人通夢於仲堪自稱徐伯元感君之惠無以報堪因問門岸為何祥乎對曰水中之岸其名為洲君將為州也

失

柩

陽羨縣令袁起生有神靈殯殮已竟風雷冥晦失起喪柩上下居民夜聞山下有數十人晨往山上見起棺柩俄而潛藏唯有石壇石塚今在

冒火伏棺

東觀漢記曰長沙有義士古初遭父喪未葬鄰人失火及初舍棺不可移初冒火伏棺上會火滅　蔡順事同

縛服著棺

宋書曰袁昂為豫章內史丁所生母憂去職以喪還江路風潮暴駭昂乃縛服著棺誓同沈溺及風止餘船皆沒唯昂船獲全咸以為精誠所致

題棺

陳書魯達為拒隋軍以憤慨卒江總題棺曰黃泉雖抱恨白日自留名

闔棺

晉劉毅云丈夫闔棺事方定　一作蓋棺

負棺

李師道圖不軌賈直言持刀負棺入諫穆宗名為諫議

輿棺

後魏宗室匡為尚書宣武委政高肇匡欲切諫輿棺詣闕論肇

輿櫬

明太祖覽孟子至草芥冠讐之說大不然之欲去其配享詔有諫者以不敬論且命金吾射之尚書錢唐輿櫬

入諫袒冒受莆

原蒲圃櫝左傳季文子為已樹六櫝於蒲圃東門之外注將自以為櫬也匠慶取之以葬襄公母定姒

北山石漢文曰以北山石為櫬用紵絮陳漆斮其間豈可動哉張釋之進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無可欲不如此亦何憂也

易內外禮買棺內外易

審薄厚審棺櫬之薄厚

出曹人晉人圍曹曹人恐為其所得者棺而出之

貶魏子詳前

增擇美櫝左傳齊姜薨初務姜使擇美櫝以自為櫬與頌琴季文子取以葬君子曰非禮也禮無所逆婦養姑者也虧姑以成婦逆莫大焉

善棺櫬呂氏春秋曰善棺櫬所以備螻蟻也

烏漆棺宋書曰王敬則為既陽令初至縣陸主山下十餘船同發敬則船獨不進乃令入水推之見烏漆棺敬則祝云若吉使船速進吾富貴當改葬爾船須臾進入縣城收此棺葬之

白楸

棺張詹詳發冢

原次公區處黃霸字次公為潁川人鰥獨死無可葬者霸為其區處曰某所木可為棺某亭猪可以祭皆如其言

廣漢為調趙廣漢為囚調棺皆曰死無恨矣

增不設屬辟左傳趙簡子誓曰鄭為不道棄君助臣二三子從君命除詬恥志父無罪君其圖之若其有罪絞縊以戮桐棺三寸不設屬辟素車樸馬無入于兆下卿之罰也

從軍為櫝漢書高祖下令士卒從軍死者為櫝歸其縣縣給衣衾棺葬具祠以少牢吏親葬

樟棺朱漆續漢書禮儀志曰王公主貴人皆樟棺朱漆畫雲氣公特進樟棺黒漆

梓棺梗槨鹽鐵論曰古者瓦棺堲周足以收形骸髮齒而已及其後桐棺不依桑棺不留令富者綿題牆湊中者梓棺梗槨貧者繒橐緹橐

黃腸題湊漢書霍光死賜便房黃腸題湊各一具服虔曰便房藏中便坐也蘇林曰以柏

木黃心致累棺外故曰黃腸木頭皆內列故曰題湊

水銀實棺 宋真宗宸妃卒呂夷簡謂當以后服斂用水銀實棺

自黃帝始 漢書劉向上書曰棺槨之制自黃帝始也

舜作瓦棺 湯作木棺 古史考

禹作土塈湯作木槨 古史考禹作土塈以周棺湯作木槨易土塈

原翰會四阿雖僭而無度

桐棺三寸而儉亦難遵

訃告

原痛臣子 白虎通云臣死亦赴告于君何此君哀痛于臣子也欲聞之加賻賵之禮

哭諸侯 又云天子聞諸侯薨哭之何慘怛發中哀痛之至也使大夫弔之追遠重終之義也

寡君不

禄雜記云訃于他國之君曰寡君不禄敢告于執事夫人曰寡小君不禄太子之喪曰寡君之適子某死

、**小君不禄** 詳上

君之臣某死 雜記云凡訃於其君曰君之臣某死鄭注云赴至也臣死其子使人至君所告之

君適子某死 詳上

臣子哀痛 白虎通云天子崩訃告諸侯緣臣子喪君哀痛憤懣無能不告語人者也諸侯薨欲聞之又當持土地所出以供喪事

使臣歸珪 又云諸侯薨使臣歸瑞珪於天子諸侯以瑞珪為信今死矣嗣子諒闇三年之後當乃更爵命故歸之推讓之義也

增下竹使符 東漢志是夜下竹使符告郡國二千石諸侯王竹使符到皆伏哭盡哀

告哀使副 宋淳熙十四年將作監韋璞充金國告哀使閤門舍人姜特立副之

祭奠

原卷俎 雜記或問於曾子曰夫既遣而包其餘猶既食而裹其餘與君子既食則裹其餘乎曾子曰吾子不見大饗乎既饗卷三牲之俎歸於賓館父母而賓客之所以為哀也

嚌酢 小祥之祭主人之酢也嚌之衆賓兄弟皆啐之大祥主人啐之注嚌至齒啐入口

坐奠 檀弓夫子曰殷人殯於兩楹之間丘也殷人也疇昔之夜夢坐奠於兩楹之間予殆將死也

苞奠 大夫之喪既薦馬薦馬者哭踊出乃苞奠而讀書

朔奠 檀弓有薦新如朔奠

殷奠 大夫士若君不戒而往不具殷奠君退必奠

包其餘 詳卷俎注

數而藏 既夕禮苞牲用下體遣車視牢具遣奠牲體數奠而藏之

脯醢之奠 檀弓始死脯醢之奠將行遣而行之既葬而食之未有見其享之者為使

人勿倍也　朝夕之奠朝奠日出夕奠逮日　小斂之奠子游曰於東方曾子曰於西方斂斯席矣小斂之奠在西方也魯禮未失也　小祥之奠小祥者主人練祭而不旅奠酬於賓賓弗舉禮也魯昭公練而舉酬行旅非禮也孝公大祥奠酬弗舉亦非禮也　始死之奠其餘閣也與　及葬不奠自及葬不奠務於常葬　禮異奠虞　祭殊喪吉　哀以情降　敬由禮立　既以吉易喪　必殺哀崇敬　雖殷事以盡敬月朔月半薦新之奠　終素器而展哀奠以素器以生者有哀素之心　潔爾牛羊不聞於剝奠　去其黍稷寧異乎載粻載粻非禮也遣奠無黍稷　雖孝子事亡禮當如此

而主人自盡素以示哀

御定淵鑑類函卷一百七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一千六百二十七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一百七十九

禮儀部二十六 居喪 奔喪 居喪過哀 居喪有疾 居喪越禮 喪婚 去官持服 異母喪 主喪 喪助祭 喪賢臣 雜喪

居喪一

增曲禮居喪未葬讀喪禮既葬讀祭禮喪復常讀樂章居喪不言樂居喪之禮毀瘠不形視聽不衰升降不由阼階出入不當門隧五十不致毀六十不毀七十唯衰

麻在身飲酒食肉處於内　雜記曰子貢問喪子曰敬為上哀次之瘠為下顔色稱其情戚容稱其服　又曰三年之喪言而不語對而不問廬堊室之中不與人坐焉　問喪曰親始死雞斯徒跣扱上衽交手哭惻怛之心痛疾之意傷腎乾肝焦肺水漿不入口三日不舉火　喪服四制曰父母之喪衰冠繩纓菅屨三日而食粥三月而沐期十三月而練冠三年而祥比終兹三節者仁者可以觀其愛焉知者可以觀其理焉强者可以觀其

志焉　檀弓始死充充如有窮既殯瞿瞿如有求而弗得既葬皇皇如有望而弗至練而慨然祥而廓然

居喪二

增檀弓曰顔丁善居喪始死皇皇焉如有求而弗得及殯望望焉如有從而弗及既葬慨焉如不及其反而息

又曰高子臯之執親之喪也泣血三年未嘗見齒君子以為難　雜記孔子曰少連大連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懈期悲哀三年憂東夷之子也　左傳晏桓子

卒晏嬰麤縗斬苴絰帶杖菅屨食粥居倚廬寢苫枕草其老曰非大夫之禮曰唯卿為大夫　晉武帝泰始四年皇太后崩有司奏前代故事倚廬中施白縑帳素牀以布巾裹草軺輦版轝細犢車皆施縑裹詔不聽但令以布衣車而已又奏除服詔曰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達禮也受終身之愛而無數年之報奈何有司固請帝流涕久之乃許然猶素冠蔬食以終三年如文帝之喪

後魏孝文帝太和十四年太皇太后馮氏殂帝勺飲不

入口者五日哀毁過禮諸臣諫爲之一進粥　後周武帝母叱奴太后崩帝居倚廬朝夕供一溢米羣臣表請累旬乃止及葬帝袒跣之陵所詔曰三年之喪達於天子但軍國重務須自聽朝衰麻之禮率遵前典百僚宜依遺令既葬而除公卿固請依權禮周主不許卒由三年之制五服之内亦令依禮　宋淳熙十四年光堯太上皇崩上號慟擗踊二日不進膳諭宰執不用易月之制如晉武魏孝文實行三年喪自不妨聽政王淮等乞

俯從禮制上流涕曰大恩難報情所未忍上衰絰御輦設素仗軍民見者往往感泣　明懿文太子薨皇太孫哭踊哀慕水漿不入口者五日太祖撫之曰毁不滅性禮也爾誠純孝獨不念我乎始一啜糜粥欲服三年喪太祖不可然三年内語未嘗高聲笑未嘗露齒不飲酒食肉不舉樂不御内人勸之則曰服可例除情須自致

居喪三

原思哀喪思哀　勉事喪事不敢不勉　孔悲孔子閒居無服之喪内恕孔悲

寧戚 喪與其易也寧戚 稱情 三年問創鉅者其日久痛深者其愈遲三年者稱情而立文所以為至痛極也 由文 禮伯叔母疏衰踊不絕地姑姊妹之大功踊絕於地知此者由文哉 示終 喪不過三年示民有終也 念始 檀弓節哀順變也君子念始之者也注念父母生已不欲傷其性 致哀 又云事親服勤至死致喪三年注致哀於喪 去飾 袒括髮去飾之甚也 風樹 曾子曰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待 杯澤 母沒而杯棬不能飲口澤之氣存焉耳 稱家 喪不貳事稱家之有無 見殺 禮見親疏之殺焉 皇皇 始死皇皇焉如有求而不得 繭繭 玉藻喪容纍纍言容繭繭 增在疚 詩周頌閔予小子遭家不造嬛嬛在疚 荼毒 晉孫綽詩序自丁荼毒載罹寒暑不勝哀號作詩一首敢謂諒闇之譏以伸罔

極之痛　專席曲禮有喪者專席而坐　倚廬檀弓居倚廬注倚牆至地而為之無楣柱

讀禮見前　廢詩漢王裒讀蓼莪之詩而哀痛弟子為之廢其詩　原設菰廬

王肅喪服要記云魯哀公葬父孔子問曰寧設菰廬乎哀公曰菰廬起太伯太伯出奔聞古公薨還赴喪故作菰廬

增居堊室周禮宮正注親者居倚廬賤者居堊室　原致其哀孝經云孝子之事親也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五者備矣然後能事親

抑以禮檀弓云曾子謂子思曰伋吾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七日子思曰先王制禮也過之者俯而就之不至者跂而及之故君子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口者三日杖而後能起鄭注云為曾子言難繼以禮抑之

哀有餘喪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

增哭無時檀弓父母之喪哭無時

鳳集拳 集異記有孫氏求官夢雙鳳集其兩拳以問卜者曰鳳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卿當大凶非苴杖則削杖苴杖竹削杖桐後孫氏果遭母喪

鳩巢戶 東漢徐憲在喪過哀有白鳩巢其戶側後舉為孝廉朝廷稱為白鳩郎

承衾而哭 喪大記凡哭尸者承衾而哭

馮尸必踊 又云凡馮尸者父母先妻子後君於臣撫之父母於子執之子於父母馮之婦於舅姑奉之舅姑於婦撫之妻於夫拘之夫於妻於昆弟執之凡馮尸興必踊

原擊胸稽顙 問喪云喪禮惟哀為主矣女子哭泣悲哀擊胸傷心男子哭泣悲哀稽顙觸地無容哀之至也

變形痛心 又云夫悲哀在中故形變於外也痛疾在心故口不甘味身不安美也

唯哀為主 問喪詳前

哭何常聲 雜記云曾申問於曾子曰哭父母有常聲乎曰中路嬰兒失其母焉何常聲之有

稱

情稱服又云顔色稱其情戚容稱其服　可傳可繼檀弓曰弁人有母死而孺子泣者孔子曰哀則哀矣而難為繼也夫禮為可傳也為可繼也故哭踴有節鄭注云此誠哀言聲無節也　如斬如剡雜記云縣子曰三年之喪如斬期之喪如剡鄭注云言其痛之惻怛有淺深也　若苴若枲間傳云斬衰貌若苴齊衰貌若枲大功貌若止小功緦麻容貌可也此哀之發於容體者也　如慕如疑檀弓云其往也如慕其返也如疑　慨然廓然又云練而慨然祥而廓然　遽不凌節喪事雖遽不凌節故騷騷爾則野鼎鼎爾則小人君子蓋猶猶爾注騷騷太疾鼎鼎太舒猶猶疾舒之中　毁不滅性三日而食三月而沐期而練毁不滅性不以死傷生也　寢苫枕塊居於倚廬寢苫枕塊食粥所以為至痛飾也　蔬食飲水禮三年之喪

涕泣見人父母之喪不避涕泣見人擗踊以送擗踊哭泣哀以送之毁瘠不形禮注形露骨也擗踊有算擗踊哀之至也有算為之節文也注算數也有進無退子游曰喪事有進而無退所以即遠也無後有主喪有無後無無主縗絰之中苴麻之飾禮何怙何恃詩無父何怙無母何恃靡瞻靡依靡瞻匪父靡依匪母哭泣無常禮已殯出中門之外居倚廬寢苫枕塊不脫絰帶哭泣無常葬疏食水飲哀至則哭哭踊有節檀弓見前三月不懈見前少連大連事三年不言檀弓云子張問曰書云高宗三年不言言乃讙有諸仲尼曰胡為其不然也古者天子崩王世子聽於冢宰三年哀於飲食閔傳云斬衰三日不食齊衰二

日不食大功三不食小功緦麻再不食此哀之發於飲食者也

哀於聲音

又云斬衰之哭若往而不反齊衰之哭若往而反大功之哭三曲而偯小功緦麻哀容可也此哀之發於聲音者也鄭注云三曲一舉聲而三折也偯聲餘從容也

哀於居處

又云父母之喪居倚廬寢苫枕塊不稅絰帶齊衰之喪居堊室芐翦不納大功之喪寢有席小功緦麻牀可也此哀之發於居處者也

哀於言語

又云斬衰唯而不對齊衰對而不言大功言而不議小功緦麻議而不及樂此哀之發於言語者也鄭注云議謂陳說非時事也

增柴骨欒心

陳子昂集殘喘胡顏柴骨欒心茹哀苦廬銜恤終祀悲摧欒棘思結寒泉

灰心垢體

白侍郎集灰心垢體泣血漣漣松檟之下其生尚殘與其偷生而孤苦不若就死而圜圓欲自潔以毀傷罔虧孝於歸全

酸鼻痛骨

江文通書履影弔心酸鼻痛骨

被髪徒跣唐禮志男子白布衣被髪徒跣婦人女子青縑衣去首飾齊衰以下丈夫素冠主人坐於牀東啼踊無數衆主人兄弟之子在其後皆西面南上哭妻坐於牀西妾及母子在其後哭踊無數

儼然憂服檀弓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曰吾子儼然在憂服之中

憔然苫塊唐史于志寧憔然在苫塊之中

原勉而爲瘠魯悼公喪孟敬子曰勉而爲瘠則吾能毋乃使人疑夫不以情居瘠者乎

病不知哀喪食雖惡必充飢飢而廢事飽而忘哀非禮也視不明聽不聰行不正不知哀君子病之故有疾飲酒食肉皆爲疑死

增求尸漬血唐書唐王少立父隋末死兵亂少立甫六歲時即哀泣求尸時埜中白骨覆地或曰以子血漬而滲者父胔也少立鑱膚閱旬而獲尸

徒跣護柩孔帖崔衍居父喪徒跣護柩行千里道路爲流涕　李百藥侍父母喪還鄉徒

跣數千里雖除喪容貌癯毀者累年劉審禮父母北葬徒跣血流行路嗟歎審禮為吐蕃所執詔令其子易從省之既至審禮卒易從晝夜哭不止吐蕃哀其志乃還父尸徒跣萬里扶護以歸見者流涕

原水漿不入口 問喪親始死惻怛之心痛疾之意水漿不入口三日不舉火故鄰里為之糜粥以飲食之

泣血不見齒 見前

無服不為位 奔喪云哭父之黨於廟母妻之黨於寢師於廟門外朋友於寢門外所識於野張帷鄭注云黨謂族類無服者也逸奔喪禮曰哭父族與母黨於廟妻之黨於寢朋友於寢門外一哭而已不踊言一哭而已則不為位矣

喪者不遺人 雜記曰喪者不遺人人遺之雖酒肉受也從父昆弟以下既卒哭遺人可也

公門稅齊衰 服問云士唯公門稅齊衰

小祥食菜果 間傳云父母之喪既虞卒哭疏食水飲不食菜果期而小祥食

菜果又期而大祥有醯醬中月而禫禫而飲醴酒

哭所知於野檀弓云孔子曰兄弟吾哭諸廟父之友吾哭諸廟門之外師吾哭諸寢朋友吾哭諸寢門之外所知吾哭諸野鄭注云别輕重也

哭嫂也為位又云子思之哭嫂也為位鄭注云善之也禮嫂叔無服

無改於父之道論語父没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

不能讀父書父没而不能讀父之書手澤存焉耳

國禁哭則止謂祭禮

婦既葬而歸婦人不居廬不寢苫不枕塊父母既練而歸朞九月既葬而歸注歸謂歸夫家

不食菜不飲酒間傳云父母之喪不食菜果大功之喪不食醯醬小功緦麻不飲醴酒此哀之發於飲食者也

不慮居不危身檀弓云喪不慮居為無廟也毀不危身為無後也鄭注云慮居謂賣舍宅以奉喪危身謂憔悴將滅性

服

從恩制　喪以禮成　孝無終始　服别重輕　禮由
恩降　喪以服差　禮定親疎　服差輕重　哀從中
來　禮自外作　喪從旁殺　恩辨親疎　節哀順變
稱情立文　堊室之内　哀素之心　孝先百行
憂負三年　茹荼之痛　杯圈之慕　以情居𢪛　用
禮節哀　增仰風樹而充窮履霜庭而樹慕　鍾創巨
之悲酷有荼蓼之苦辛　感風枝而殞睍反哺何施陟
屺而麋心跪乳不及　九原悽愴寧聞可作之期千

日荒涼徒結有涯之恨　願言負米空結戀於梁山疾深懷橘愴開編於吳史文苑英華　身體髮膚不失全生之道衣衾棺槨無虧送死之儀　形神訾毁有切於何曽流動傷神詎慙於吳隱　悲深厚地痛結終天充窮於溢米之晨荼毒於寢苫之日　慶絶循陔哀纏罷社綵綵其服永謝老萊之懽戀戀厥心空聞孺慕之切

居喪四

增論宋司馬君實不飲酒食肉論曰古者父母之喪既

殯食粥齊衰疏食水飲不食菜果父母之喪既虞卒哭疏食水飲不食菜果期而小祥食菜果又期而大祥食醯醬中月而禫禫而飲醴酒始飲酒者先飲醴酒始食肉者先食乾肉古人居喪無敢公然食肉飲酒者漢昌邑王奔昭帝之喪居道上不素食霍光數其罪而廢之晉阮籍負才放誕居喪無禮何曾面質籍於文帝坐曰卿敗俗之人不可長也因言於帝曰公方以孝治天下而聽阮籍以重哀飲酒食肉於公坐宜擯四夷無令汚

染華夏宋廬陵王義真居武帝憂使左右買魚肉珍羞於齋内别立厨帳會長史劉湛入因命臑酒炙車螯湛正色曰公當今不宜有此設義真曰旦甚寒長史事同一家望不為異酒至湛起曰既不能以禮自處又不能以禮處人隋煬帝為太子居文獻皇后喪每朝令進二溢米而私令外進肥肉脯鮓置竹筩中以蠟閉口衣襆裹而納之湖南楚王馬希聲葬其父武穆王之日猶食雞臛其官屬潘起譏之曰昔阮籍居喪食蒸㹠何代無

賢然則五代之時居喪食肉者猶以為異事是流俗之
弊其來甚近也今之士大夫居喪食肉飲酒無異平日
又相從宴集靦然無愧人亦恬不為怪禮俗之壞習以
為常悲夫乃至鄙野之人或初喪未斂親賔則齎酒饌
往勞之主人亦自備酒饌相與飲啜醉飽連日及葬亦
如之甚者初喪作樂以娱尸及喪殯葬則以樂導輀車
而號哭隨之亦有乘喪即嫁娶者噫習俗之難變愚夫
之難曉乃至此乎凡居父母之喪者大祥之前則皆未

可食肉飲酒若有疾暫須食飲疾止亦當復初必若素食不能下咽久而羸憊恐成疾者可以肉汁及脯醢或肉少許助其滋味不可恣食珍羞盛饌及與人宴樂是則雖被衰麻其實不行喪也惟五十以上血氣既衰必資酒肉扶養者則不必然耳其居喪聽樂及嫁娶者國有正法此不復論

奔喪

原聞父母喪奔喪云奔喪之禮始聞親喪以哭荅使者盡哀問故又哭盡哀遂行鄭注云親父母

也以哭答使者驚怛之哀無辭也問故問親喪所由也雖非父母聞喪而哭其禮亦然也

聞兄弟喪　雜記云凡異居始聞兄弟之喪惟以哭對可也鄭注云惻怛之痛不以辭言為禮也

成服而行　奔喪云若未得行則成服而後行鄭注曰謂以君命有為者也成喪服得行則行

見星而行　又云見星而行見星而舍鄭注云侵晨冒昏彌益促也曾子問云見星而行唯罪人與奔父母喪者乎

不避晝夜　禮奔父母之喪不避晝夜齊衰喪見星而行見星而止

別於昏明　奔喪云日行百里不以夜行鄭注曰雖有哀戚猶避害也晝夜之分別於昏明

望國竟哭　奔喪望其國竟哭鄭注曰斬衰者也自是哭且遂行

望鄉而哭　又云齊衰望鄉而哭大功望門而哭小功至門而哭緦麻即位而哭鄭注曰奔喪哭親疏遠近之差也

哭辟市朝　又云過國至境

哭盡哀而止哭辟市朝鄭注曰感此念親辟市朝為驚衆也

哭面墓西 又云齊衰以下不及殯先之墓西面哭盡哀免麻於東方即位與主人哭成踊襲有賓則主人拜賓送賓賓有後至者拜之如初相者告事畢鄭注云不北面者亦統於主人不言袒言襲者容齊衰親者或袒可

就次成服 又云奔喪不及殯先之墓北面坐哭盡哀主人之待之也即位於墓左婦人墓右成踊盡哀括髮即主人位經絞帶哭成踊拜賓反位成踊相者告事畢遂冠歸就次於又哭三哭猶括髮成踊三日成服於五哭相者告事畢鄭注云主人之待之謂在家者也哭於墓謂父母則袒又哭三哭不袒者哀已久殺成服之朝為四哭謂既期乃至其未期猶朝夕哭不止於五哭也告事畢者於此後無事也

在軍不奔 禮行命出使臨在軍旅雖哀不奔可也

至家襲經 又云至家襲經於序東經帶反位拜賓成踊注又哭乃經者發

喪已踰日節於是可也其未小斂而至與在家同不散帶者不見尸柩也凡拜賓就其位既拜反位哭踊

入門免麻 奔喪者非主人則主人為之拜賓送賓奔喪者齊衰已下入門左中庭北面哭盡哀免麻於序東即位袒與主人哭成踊注升哭者非父母之喪統於主人也

如朝夕哭 丈夫婦人侍之皆如朝夕哭位無變注嫌若賓客

如奔父喪 為母所以異於父者一括髮其餘免以終事他如奔父之禮

不奔為位 聞喪不得奔喪乃為位括髮袒成踊襲絰絞帶即位於又哭三哭括髮袒成踊

歸後哭墓 若除喪而後歸則先之墓哭成踊東括髮袒絰遂除於家不哭注東即主人位除謂除喪而歸

除喪成踊 聞遠兄弟之喪既除喪而後聞免袒成踊拜賓則尚左手注尚左手吉拜也凡為位者不奠

婦人奔喪 升自東階殯東西面坐哭盡哀東髽即位與主人拾

踊注婦人髽於東序不髽於房變於在室也去纚大紒曰髽拾更也

奉使奔喪 吳志虞翻別傳曰王朗使翻見豫章太守華歆圖起義兵未至聞孫策向會稽翻還遭父喪以臣使有節不過家追朗至侯官朗遣翻還然後奔喪

增徒跣奔喪 張曲江自徐州被髮徒跣趨喪所負土築塋晨夕號慟

棄子奔喪 李孝女名妙法博野人安祿山亂被劫徒他州聞父亡欲間道奔喪一子不忍去割一乳以行

奔喪不哭 王獻之卒兄徽之奔喪不哭直上靈牀坐取獻之琴彈之久而不調歎曰嗚呼子敬人琴俱亡

奔喪得罪 魏常林傳吉黃為長陵令時科禁長吏擅去官而黃門司徒趙溫薨自以為故吏奔喪為司隸鍾繇所收遂伏法死

奔師喪 東漢桓榮字春卿師事九江朱普普卒榮乃奔喪負土成墳

奔友喪 東漢范式山陽人為郡功曹張劭卒式夢劭立冕垂纓屣履而

呼曰巨卿吾以某日死某日葬子未我忘豈能相及式痛悲歎泣下具告太守請往奔喪

不奔喪

原

吳起 史記吳起家累千金遊仕不遂遂破其家鄉黨笑之殺其笑者三十餘人出衛郭門與其母別齧臂而盟曰起不為卿相不復入衛遂仕於魏為將母死終不歸曾子以為薄於孝而絶之

陳湯 漢陳湯不奔父喪

孫權詔 孫權詔三年之喪人情之極痛世治無事君子不奪人情有事則殺禮從宜以義斷恩也

顧譚議 顧譚議以為奔喪立科輕則不足禁孝子之心重則本非應死之罪愚以為長吏在遠尚不告語勢不得知比選代之間若有傳者必加大辟則長吏無廢職之負孝子無犯罪之刑胡綜議宜定科大辟有犯無赦其後吳縣令孟宗奔母喪而自拘於武昌以聽刑陸遜陳其素行減死一等

居喪過哀

原孺子泣 檀弓弁人有其母死而孺子泣者孔子曰哀則哀矣而難爲繼也 嬰兒哭 雜記云曾申問於曾子曰哭父母有常聲乎曰中路嬰兒失其母焉何常聲之有 子春不食 檀弓樂正子春之母死五日而不食曰吾悔之自吾母而不得吾情吾惡乎用吾情 少連悲憂 雜記孔子曰少連大連善居喪期悲哀三年憂注期年也 禫而不樂 檀弓孟獻子禫縣而不樂比御而不入夫子曰獻子加於人一等矣 杖而能起 漢萬石君元朔五年卒建哭泣杖而能起後歲餘亦卒 增毀瘠幾死 合璧事類劉滋居母喪毀瘠幾死時謂劉孝子 哀感不食 唐書高士廉子履行居母喪毀甚太宗御賜強食 孔帖丁公著三歲喪母七歲見鄰媼抱子哀感不肯食父喪貌力瘠憊見者憂其死 嗌不粒食 徐浩張曲江碑公丁內憂奔喪南歸勢無圖生

嗌不粒食

疾不茹蓏 孔帖郭曜居喪以禮疾甚或勸茹蓏終不屬口

除服布糲 又云羅遜居父喪幾致毀滅服除猶布衣糲食

居喪柴毀 又云唐宗室嵩居母喪柴瘠服除家人未嘗見言笑

三年泣血 見前子臯

五日不食 檀弓子春之母死五日不食唐書房玄齡父喪食飲不入口五日

服闋疏布 劉溉遭母喪毀瘠過人服闋猶疏食布衣者累載

柴毀骨立 隋邳公蘇威為右僕射以母憂去職柴毀骨立上敕威曰公德行高人情寄殊重必須割抑以禮自存

誡以毀滅 杜棲京產子京產亡水漿不入口七日晨夕不罷哭不食鹽菜每營買祭奠身自看視號泣不自持朔望節歲絕而復續吐血數升時何嗣謝朏並隱東山遺書曉譬誡以毀滅至祥禫暮夢見父慟哭而絕

不入房室 秦族後周洛川人父喪哀毀過禮以母在抑割

哀情以慰母心與弟榮先篤友愛母没終喪後不入房室者二十年詔旌表之

風吹即倒 崔子約五歲喪父不肯食肉後喪母居喪哀毁骨立人云崔九作孝風吹即倒

髮鬢半白 唐文帝時柳敏為大都督遭母憂旬日之間髮鬢半白

對芋嗚咽 鮮于文宗甫七歲父以種芋時亡明年此時對芋嗚咽如此者終身

執蘇哀號 部旭幼年母病思洛蘇食之不得而死旭甚悼之後每歲洛蘇熟時執蘇哀號終身不忍食

三年不出廬 孔帖路敬淳遭親喪居倚廬不出者三年服除號慟入門形容羸毁妻不之識

五十猶麻縗 崔祚甫汾河義橋記絳人三十喪父母五十猶麻縗故鄉黨稱謚不名貴之也

原因心之孝　在疚之儀　雖在禮而難傳　且於人而加等　創鉅之情罔極　杯

圈之慕何深 孝乃行先則宜銜恤 子為親後安可危身 論以哀情誠合從其至者 合其喪禮亦可俯而就之 季路不除宣尼患其過制 趙孟又降楚子知其有由 雖三年之喪吾從至者 而一朝之患子盍慎諸 宜抑情而就禮多奚以為 苟踰制而危身過猶不及 勉慎終之情雖聞於寧戚 守念始之義宜節乎致哀 不哀原有容魯昭公居喪而不哀在戚而有嘉容比及葬三易衰衰衽如故哀注 不戚葬齊姜昭公不戚晉使者曰其言嬉戲無度不沒乎有三年之喪而無一日

之戚注昭公母也

安衣錦 魯論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

見素冠 詩序曰素冠刺不能三年也曰庶見素冠兮

民未聞 曾子責子夏曰喪爾親使民未有聞焉

吾何觀 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

飽食 雜記喪食雖惡必充飢飢而廢事非禮也飽而忘哀亦非禮也

易衰 見上

居喪有疾

原體羸 問喪孝子服勤三年身病體羸以杖扶病可也

形變 又云悲哀在中故形變於外疾痛在心口不甘味食不安美也

毀瘠 毀瘠為病君子不為也

創瘍 曲禮居喪之禮頭有創則沐身有瘍則浴有疾則飲酒食肉疾止復初

不可備禮 問喪禿者不免傴者不袒跛者

不踊非不悲也身有痼疾不可以備禮也

必以滋味 檀弓曾子曰喪有疾食肉飲酒必有草木之滋焉以為薑桂之謂也注增以香味為其疾不嗜飲食也

傷腎焦肺 言痛之甚也

痛心疾首

喪食原無鹽酪 夫功衰食菜果飲水漿無鹽酪不能食食鹽酪可也注功衰齊斬之末也

辭酒醴 既葬若君食之則食之矣大夫父之友食之則食之矣不避粱肉若有酒醴則辭

居喪食粥 檀弓魯悼公之喪季昭子問於孟敬子曰為君何食敬子曰食粥天下之達禮

君命食歠 歠主人主婦室老為其病也君命食之也注尊者易奪人也

不使醉飽 視君之母與妻之喪比之兄弟發諸顏色亦不飲食注兄弟之喪內除也小君服輕亦內除也發諸顏色謂醲美酒食使人醉飽也

衎爾飲食 檀弓居君之母與妻之喪居處飲食言語衎爾

注衍爾自得貌

居喪越禮

奏妓 晉梁龕明日當除婦服今日請客奏妓周顗等三十人同會丞相司直劉隗奏請免龕官削侯爵顗等奪一月俸龕爲廬江守

燕賓 左傳叔向曰周景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以喪賓燕又求彝器王雖弗遂燕樂以早非禮也注王后太子卒

生子 宋子明謂桐門右師曰吾猶衰絰而子擊鐘何也右師曰喪不在此故也退而告人曰已衰絰而生子余何故捨鐘注已子明也子明右師同宗故相責

追婢 阮咸居喪借馬追姑家婢時甚非之

賭棊 晉阮籍至孝母終與人圍棊對者求止留決賭既畢而飲二斗一號吐血數升將葬又食一蒸豚飲酒二斗又吐血毀瘠骨立

觀奕 王戎母喪

性至孝不拘禮飲酒食肉或觀奕棊容貌毁瘠杖而後起喪顔往弔之謂人曰若慟能傷人不免滅性之譏矣時和嶠亦居大喪以禮自持哀毁不逾於戎帝謂劉毅曰和嶠使人憂之毅曰和嶠生孝王戎死孝宜先憂之

彈琴 姚興時京兆韋高慕阮籍為人居喪彈琴飲酒黄門郎吉成詵以文章雅正參掌機密聞之泣曰吾私刀斬之以樂風遂持劍見高高懼而逃走

戲博 袁耽字彦道倜儻不羈桓温少時遊博徒資產盡猶有負欲求濟於耽耽時在艱罯無難色遂變服懷布帽隨温與債主戲耽素有博藝債者聞之而未相識謂之曰卿當不辦作袁彦道也遂就局十萬一擲直上百萬耽投馬絶叫探布帽擲地曰竟識袁彦道否其通脱如此

不制服 後漢袁閎居土室母没不為制服設位世莫能名

不廢樂 晉謝安自弟謝萬喪十年不聽音樂及登台輔期喪不廢妓樂王坦之論之不從衣冠效之

使婢

丸藥 晉陳壽居喪毀瘠疾病使婢丸藥弔客來見之獲譏於世沈累數年

責宗擊鐘 詳前

食肉飲酒 戴良字叔鸞母卒兄伯鸞居廬啜粥非禮不行良獨食肉飲酒哀至乃哭二人俱有毀容典畧曰世謂伯鸞死孝叔鸞生孝

變服懷帽 見上

增冢藏孕育 後漢陳蕃為樂安太守民有趙宣葬親不閉埏隧居其中行服二十餘年蕃與相見及妻子而宣五子皆服中生蕃大怒曰寢宿冢藏而孕育其中誑時惑衆誣汙鬼神遂致其罪

名人作樂 南漢劉玢襲在殯名伶人作樂裸男女以為樂

匿喪受封 後漢潁川甄邵為鄴令當遷郡守會母亡邵埋葬馬屋先受封然後發喪

匿喪黜軍 唐李抱真卒其子緘匿喪與其屬謀詭抱真令曰吾疾不任事令緘典軍諸將俯首皆曰諾緘盛服出衆拜之

喪婚

原魯莊納幣冬公如齊納幣注母喪未再期而圖昏左氏無傳失禮明故　**韓預強聘**梁州刺史楊欣有妹喪未經旬日車騎長史韓預強聘其女張輔為中正貶預以清風俗　**夫人至齊**公羊夫人婦姜至自齊不稱姜氏貶也譏喪內娶無貶公之道公與夫人一體也　**莊公如齊**詳前　**叔母喪而婚**晉王籍之為太子文學居叔母喪而婚丞相司直劉隗奏之帝曰詩稱殺禮多婚今日之謂也可一解禁今已後宜為防也　**叔父喪而嫁**顏含為東閣祭酒在叔父喪而嫁女隗又奏之　**增諫行親迎**五代史張孝忠子茂宗尚義章公主母亡遺言丐成禮太常博士韋彤等諫曰婚禮所以承宗廟繼後嗣也安有釋縗服衣冕裳去堊室行親迎以凶續嘉為

朝廷典法

諫選妃嬪 謝遷宏治初充日講官時上在諒闇內侍請選妃嬪遷疏三年之喪未終豈宜遽有此舉上即已之

去官持服

原致事 記曰夏后氏既殯而致事殷人既葬而致事周人卒哭而致事注謂還職位於君

行服 後漢趙岐去官為親行服

舅喪 晉郤鑒字道徽值永嘉亂窮餒鄉人共飼之每攜兄子邁外甥周翼往就食鄉人辭不能兼鑒乃獨往著飯兩頰還吐食二兒並得存鑒卒翼解職席苫心喪三年

姊喪 陳重為細陽令政有異化州舉尤異當遷會稽太守以姊喪去官

伯父喪 戴封以伯父喪去官

異母喪 漢薛宣弟修為臨淄令後母卒去官持服宣謂修三年喪人少能行兄弟相駁修竟

行之

不從政 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

不貳事 喪不貳事不從政也

奪喪不可 雜記君子不奪人之喪亦不可奪喪也

從利弗知 曾子問子夏問曰三年之喪金革之事無辟禮與孔子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為為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吾弗知也

增 **步歸廬山** 高宗時岳飛乞終喪服步歸廬山累詔趣飛還職

衛吏守制 洪武二十四年龍江衛吏以過罰書寫值母喪乞守制吏部詹嶶不許吏擊登聞鼓上切責嶶曰吏雖罰役天倫不可廢母死不居喪人子之心終身有歉夫與人為善猶恐其不善若有善而阻之何以為勸嶶大慙吏得終喪

姊憂去官見稱於陳重　弟服去職著美於譙玄

異母喪

原先後相服 吳國朱基娶陳氏生子東伯入晉晉賜妻生子綏伯基亡以歸吳兄弟交養二母篤先後之序及死交相為服

終始絕服 晉東平王楙上書云相王昌父毖居長沙有妻息後仕魏更娶昌母今昌聞前母喪疑所服謝云宜相報謝猛云不應服詒以終始爭絕不應服

為陳氏服 鄭子郡娶陳司空從妹更娶蔡氏徐州平二妃並存蔡氏生子元疊為陳氏服嫡母服

為白也母 為伋也妻則為白也母

主喪

原族人 雜記姑姊妹其夫死而夫黨無兄弟使夫之族人主喪

里尹 又云妻之黨雖親弗主夫若無族則前後家東西家無則里尹主之注閭胥里宰之屬

男同姓 男主必使同姓

女異姓婦主必使異姓注謂無主後者異姓同宗之婦婦人外成之義雖疏亦虞主兄弟之喪雖疏亦虞之注喪事祔虞乃畢以義為主檀弓伯高死赴於孔子孔子曰夫由賜也見我吾哭諸賜氏遂命子貢為之主曰為爾哭也來者拜之知伯高而來者勿拜也婦喪祔廟舅主婦之喪虞卒哭其夫若子主之祔則舅主之注虞卒哭祭祭婦非舅事也祔於祖廟尊者宜主兄弟同居各主凡喪父在父為主父沒兄弟同居各主其喪注父主與賓客為禮宜使尊者也各主各為其妻子主喪也無女則男無男則女無女主則男主拜女賓於寢門內無男主則女主拜男賓於阼階下子幼則以衰抱之代之拜喪有無後無無主親同以長不同以親親同長者主之不同親者主之注若昆弟之喪宗者主之不同親者主之

喪助祭

原大功與奠曾子問曰大功之喪可以與於饋奠之事乎子曰豈大功耳自斬衰已下皆可禮也天子諸侯之喪斬衰者奠大夫齊衰者奠士則朋友奠不足則取於大功已下者注饋奠在殯時也非謂為人謂於其所服也為君服斬衰唯主人不奠也服斬衰者不奠避正君齊衰兄弟也

小功與祭小功可以與於祭乎子曰何必小功耳自斬衰巳下與祭禮也曾子曰不亦輕喪而重祭乎孔子曰天子諸侯之喪不斬衰者不與祭大夫齊衰者與祭士祭不足則取於兄弟大功已下者

相識何助相識有喪服可以與於祭乎子曰緦不祭又何助於人

廢服非禮又曰廢喪服可以與於饋奠之事乎子曰說衰與奠非禮也以擯相可也注謂新除喪服也為其忘哀疾也

喪賢臣

原誄孔子孔子卒哀公誄之曰天不憖遺一老檖柳莊檀弓衛柳莊疾公曰若疾亟雖當祭必告也公請於尸曰有臣柳莊者非寡人之臣社稷之臣也聞之死請往不釋服而往遂以檖之

虧股肱左傳君之卿佐是為股肱股肱或虧何疾如之注疾痛也壞梁木梁木其壞乎

殲我良人詩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古之遺愛左傳子產卒鄭人皆哭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

男女流涕史記秦喪五羖大夫男女流涕童不歌謡春不相杵邦國殄瘁詩人之云亡邦國殄瘁

不享君德左傳不獲久享君德

可贖其身詳上天子廢朝　國人罷市　增巳死得

書 魏徵既死太宗使人至其家得書一紙如半槀其可識者天下之事有善有惡任善人則國興用惡人則國敝公卿之內情有愛憎憎者惟見其惡愛者惟見其善愛憎之間所宜詳審太宗曰朕恐不免斯過公卿侍臣可書於笏

疾革抗表 唐史房玄齡寢疾謂諸子曰當今天下靖謐咸得其宜唯東討高麗不止方為國患主上含怒意決臣下莫敢犯顏吾知而不言則銜恨入地遂抗表諫太宗曰此人危惙如此尚能憂我國家事 張南軒栻疾革親書遺表云臣再世蒙恩一心報國大命至此厥路無由猶有微誠不能自已伏願陛下親君子遠小人信任防一己之偏好惡合天下之論則臣死之日猶生之年

付矢諸兒 李克用臨疾以三矢付三子曰一解潞州圍一滅梁報仇一復唐社稷言訖而卒

置尸牖下 家語衛蘧伯玉賢而靈公不用彌子瑕不肖反任之史魚驟諫而不從史魚病將卒命其子曰吾在衛朝

生不能正君則死無以成禮我死汝置我尸牖下其子從之靈公弔焉怪而問之其子以其父言告公公愕然失容曰是寡人之過也

事尚可為 呂誨官御史中丞時王安石新法行天下受其禍誨病困目已瞑司馬光視之乃張目曰天下事尚可為君實勉之

語不及私 項公悅病革家人環泣問以身後曰某因疑未判某事未能圓一語不及私　王文度坦之為中書臨終與謝安桓冲書言不及私唯憂國家之事　哲宗時司馬光病革諄諄語如夢中皆朝廷天下事也及卒太皇太后與帝臨其喪京師為之罷市

金賜百斤 朱邑卒漢天子惜之曰大司農退食自公無疆外之交可謂淑人君子賜其子黃金百斤以奉祭祀

碑題二字 李廸卒仁宗題其墓碑曰遺直

儀表哲人 任昉卒殷芸曰哲人云亡儀表長謝元龜何寄指南何託

金玉君子 傅堯俞卒宣仁太后曰傅侍郎

金玉君子也嗟惜久之

折我右臂 孫搴為齊神武主簿及卒神武曰折我右臂

壞汝長城 檀道濟見收將死目光如炬脫幘投地曰乃壞汝萬里長城

呼天致悼 楊綰甍上深悼之顧謂侍臣曰天不使朕致太平耶何奪我楊綰之速也　宋真宗時田錫卒帝惻然曰田錫直臣也天何奪之甚速耶

臨喪隕涕 邢昺卒真宗臨喪隕涕

念岑文本 唐太宗伐遼凡有籌度悉委岑文本至幽州卒其夕太宗聞嚴鼓之聲曰文本殞逝情深惻怛今宵夜警所不忍聞命停之

優褚無量 褚無量卒帝聞悼痛詔宰相曰無量朕師今其永逝宜用優典於是贈禮部尚書

鑑喻賢臣 唐太宗臨朝歎曰以人為鑑可明得失魏徵逝一鑑亡矣

水況清德 羅彥輔人以姑溪水況其清德及卒人過溪上者歎曰羅公何在溪水如故相與躊躇不忍去

遺

直遺愛 魏知古開元初卒宋璟歎曰叔向古遺直子產古遺愛兼之者其魏公乎

不援不阿 國語趙文子與叔向遊於九京曰死者如可作也吾誰與歸其隨武子乎納諫不忘其師善言不失其友事君不援而進賢不阿而退不肖也

兩朝顧命 神宗時韓琦卒前一日大星隕州治櫪馬皆驚帝自為碑文載琦大節篆其首曰兩朝顧命定策元勳

百姓罷市 司馬溫公薨百姓罷市而往弔鬻衣而致奠巷哭而過車道以萬千數而京師民畫其象刻印鬻之家置一本飲食必祝焉四方皆遣人求之京師時畫工有致富者

田園分子 姚崇先分其田園令諸子姪各守其分仍為遺令曰比見諸達官身亡以後子孫既失廕覆多至貧寒斗尺之間參商是競陸賈石苞皆古之賢達也所有預為定分將以絕其後爭吾靜思之深所歎服

奉廩賙親 薛戎悉奉廩賙濟內外親既病以所有分

遺之曰吾死矣可持為歸資衆皆哭而去之

清白留名　鄭穆仕齊遷兖州刺史及病曰以清白之名遺子孫死無所恨

訓戒遺後　趙槩聞見録宋景文公遺戒云吾殁之後稱家有亡以治喪用浣濯之衣鶴氅裘紗帽綫履停棺三月葬慎無為流俗陰陽拘忌也棺用雜木漆其四會三塗即止使數十年足以腊五骸而已吾學不名家文章僅及中人不足垂後為吏在良二千石下無功於國無恵於人不可請謚不可受贈典不可求巨公作碑誌不可作道釋二家齋醮汝等不可違違命違命作之是以吾死為無知也

其言不朽　左傳穆叔曰魯有先大夫臧文仲既没其言立豹聞之太上有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

吾道有托　寧宗時朱子病革以深衣及所著書授黄榦與之訣曰吾道之托在此吾無憾矣

雜喪

原未嘗飽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惻隱之心也　有哀色臨喪則必有哀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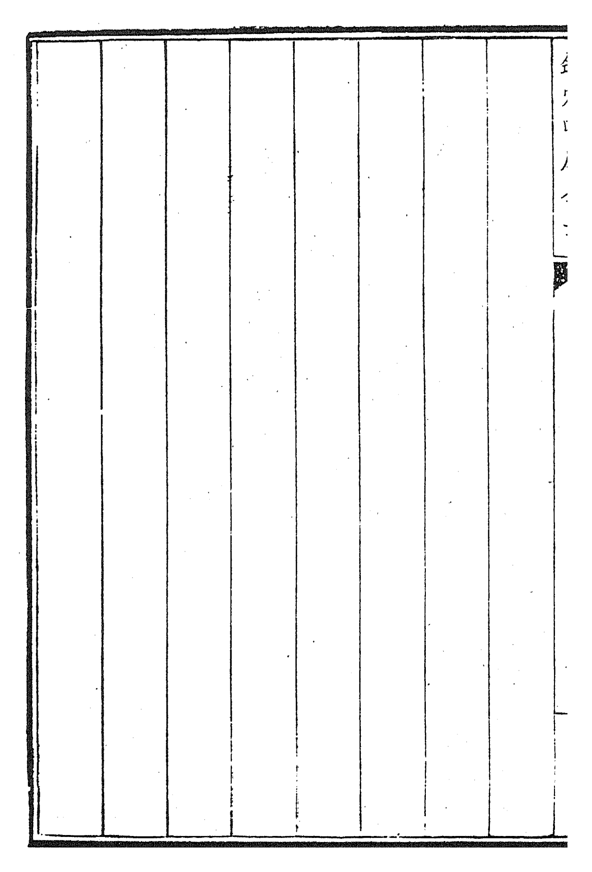
不笑不歌臨喪不笑望柩不歌也　必作必趨子見齊衰者雖少必作過之必趨敬有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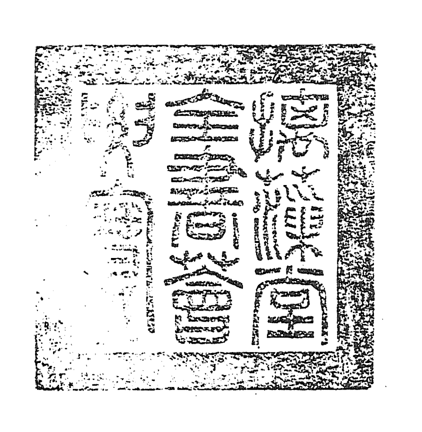
疾疫隨民多疾疫又隨以喪　匍匐救詩凡民有喪匍匐救之　大功

廢業或曰大功誦可也注許其口習　齊衰變色見齊衰者雖狎必變　鄰喪不

舂禮鄰有喪舂不相　里殯不歌又云里有殯不巷歌

謹案卷一百七十八第十七頁前七行其慎也刋本慎作引今從禮記原文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王福清

謄錄監生臣衛子忠